

成员异质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影响 ——基于浙江省88家合作社的分析

邵科,徐旭初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杭州 310029)

摘要: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异质性是指有别于传统合作社成员特征的成员之间的特征差异化,它的根本表现在于成员间基于基本特征的利益诉求差异。以社员入股额度为参考变量的成员异质性对合作社治理结构造成重大影响。浙江省88家合作社的数据和相关讨论表明,现阶段成员异质性是无法彻底消除的;不需要社员人人入股;不强求股东社员均衡持股,但要发挥好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机制;要确保理、监事会间的相对同质性,并促使理、监事会实现有效制衡。

关键词: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异质性;治理结构;浙江省

中图分类号: F3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107(2008)02-0005-05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合作社作为一个“防卫性”的应激机制,它的内部世界是稳定的,其成员是相对同质的。但随着农业(食品)产业变革席卷全球,传统合作社开始变革,农业合作社的成员异质性越发明显。而我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更是从一开始便出现了成员异质性倾向。

合作社的成员异质性问题,自然也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其中,国外关于成员异质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有Zusman (1992), Cook (1995), Vercammen & Fulton & Hyde (1996), Bourgeon & Chambers (1999), Karantininis & Zago (2001)等;国内关于成员异质性问题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徐旭初、黄祖辉等人,他们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了成员异质性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外的有关研究并未聚焦于成员异质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影响,只是在讨论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以及治理结构时对成员异质性问题有所涉及。

本文力图初步探讨成员异质性的概念和表现,明确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实质,并通过浙江省的样本

数据来分析成员异质性对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影响。

一、成员异质性与合作社治理结构的理论分析

(一)成员异质性的概念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彼特·布劳^[1]的定义,异质性是指由某个特定类别参数表示的异质性。徐长福^[2]认为,异质性是指属性之间各不相同这样一种特点。张荣翼^[3]则认为,异质性实际上算是一种在主流话语形成之后,那些未能够进入到主流地位的话语的一种称谓。本文以利益诉求、个人能力、社会关系等均趋同的传统合作社的成员特征为主流地位(参照系),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异质性界定为有别于传统合作社成员特征的成员之间的特征差异化。

(二)成员异质性的表现

成员异质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成员个人能力、社会关系网络的异质性,在合作社中业务分工的

收稿日期:2007-09-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6BJY070);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招标立项重大课题(06ZDZB14ZD);浙江大学研究生求是学社课题

作者简介:邵科(1984-),男,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组织的研究。

异质性等,但本文认为,成员异质性的根本表现在于利益诉求的差异。另外,虽然合作社成员也有非经济利益的诉求,但不可否认的是成员加入合作社的目的主要还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诉求,而当前成员经济利益的最终获得主要依靠三种方式,即按惠顾额返还、按股金额进行返还和直接的价格改进。但是对于一个趋于规范的合作社而言,主要是通过前两种方式进行返利。另外,对于具有浓厚股份合作制传统、又要求社员人人入股的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社员股金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而合作社按照股金额进行返还的主要依据就是成员的入股额度。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对合作社成员入社后的异质性考察主要集中在成员的股份额度的差异性上。另外,在成员持股额度的基础上,还要再进一步考虑这些成员是理事会还是监事会成员,因为作为合作社核心成员的理事会与监事会成员之间的利益诉求也有明显异质性。其主要表现可归纳为:(1)根据是否持有合作社股份而形成的股东社员和非股东社员的异质性;(2)根据所拥有合作社股份多少而形成的大、小股东社员之间的异质性;(3)根据所拥有合作社股份多少而形成的理、监事会成员之间的异质性。

(三) 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实质

成员异质性会对合作社产生各种影响,但本文主要探讨以成员所拥有的股份额度作为主要参考变量的成员异质性对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影响,因为合作社的本质在于它的控制权,而且在合作社当中,股份化倾向愈严重,则所有权结构就愈对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产生影响。这对浙江而言尤其具有说服力。^[4]

治理结构一方面说明谁拥有正式的决定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收益和成本是如何分配的。^[5]因此,治理结构可以通过决策权的拥有者来加以区别。而对于一个在不确定环境中的不完全合约而言,剩余索取权固然重要,但剩余控制权更加重要;连续控制权固然重要,但权变控制权更加重要。在此意义上,治理结构问题就可以简化为控制权问题。所以,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实质可以归结为:(1)在既定的组织环境和所有权结构中,社员们选择谁拥有控制权,特别是权变控制权;(2)社员们又如何控制他们选择的控制权的拥有者。^[4]

另外,在杨瑞龙、杨其静^[6]看来,最有生命力的

企业制度是最能吸引关键性生产要素所有者的企业制度。而且基于 Hansmann^[5]的合作社成员的利益同质性观点,笔者有理由认为,合作社成员会尽量选择那些和他们具有同质性的关键性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一般为生产大户、营销大户、资本大户等)作为合作社控制权的拥有者。即合作社治理结构,它的基础在于成员的同质性,而现在合作社的成员异质性正在影响着合作社的治理结构。

二、成员异质性与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实证分析

样本合作社的数据资料来源于各合作社申报浙江省省级示范合作社时提交的合作社详细材料(这些材料中附有具体的合作社理、监事成员名单,社员的入股情况和其它的一些具体的数据信息),笔者在数据获得过程中剔除了一些数据明显缺失或失真的无效样本,并对那些仍然可能存有疑问的样本合作社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确认,最后获得 88 家有效的样本合作社数据。合作社数据的基本信息截止 2006 年底。88 家样本合作社中农、林、牧、渔行业都有分布,浙江省这些年发展较好的一些所谓“明星”合作社也大都已经包含在这些样本中,样本合作社在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具体分布见表 1。

表 1 88 家样本合作社的地区和行业分布情况

地区	农业	林业	畜牧业	渔业	总计
嘉兴	4	0	3	0	7
湖州	2	1	2	2	7
杭州	8	0	2	0	10
绍兴	6	0	1	1	8
宁波	1	2	2	1	6
舟山	2	0	1	1	4
台州	15	0	2	0	17
金华	6	1	1	0	8
衢州	6	0	0	0	6
丽水	5	2	0	0	7
温州	5	0	1	2	8
总计	60	6	15	7	88

表 1 中,台州市因为合作社发展的比较好,所以样本量比较大;而舟山因为本身好的合作社数量比较少,所以样本量也相对小些。这些样本合作社能代表浙江省发展比较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另外,在下面的数据分析中,笔者进一步用前 10 大股东的

股份拥有情况作为衡量异质性的主要参考变量。

(一) 股东与非股东社员的异质性对治理结构的影响

浙江省 2005 年曾颁布《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以下简称《省条例》)要求社员人人入股,以增加合作社的社员同质性。但通过对浙江省 88 家样本合作社的数据分析发现,样本合作社的社员平均数为 235.75 人,股东数为 208.75 人。虽然社员入股比值(股东数/社员数)的平均值高达 0.94,但样本数据表明有 7 家合作社存有非股东社员,这 7 家合作社的社员平均入股比值仅为 0.23,且其前 10 大股东平均占到了合作社总股本的 69.3%。因此,这 7 家合作社股东与非股东社员的异质性非常明显,并且在股权结构上呈现出了“数股独大”的局面。

进一步分析这 7 家存在非股东社员的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发现:68.1%的合作社前 10 大股东同时又是理、监事会成员。所以,理、监事会成员作为合作社权变控制权的拥有者,与他们作为股东的剩余索取者身份的合一,使一般企业所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合作社经营者的激励问题也得以较好解决。

那么非股东社员在这些合作社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笔者认为,非股东社员只是使用者或惠顾者。他们加入合作社的原因在于合作社内的关键性生产要素的拥有者能帮助他们解决市场进入和价格改进问题,所以这些社员愿意让这些社员持大股,并且愿意选择他们作为合作社的理、监事会成员,让他们来管理合作社。

(二) 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异质性对治理结构的影响

一个合作社如果前 10 位股东所占股金越多,则他们与其余股东之间的股份额度的差距就越大。通过 88 家样本合作社的数据分析发现,合作社前 10 大股东的平均持股率为 50.96%,最大值为 98%,最小值为 6%;前 10 大股东在 0.4 - 0.6 这个比例区间的数量最多,为 25 家,占到了总数的 28.4%。这个数据与徐旭初 2003 年对浙江省 66 家合作社的调查所得数据相比显得更加均衡(2003 年前 10 大股东的平均持股为 67%,最大值为 1%,最小值为 2%,合作社前 10 大股东在 0.8 - 1 这个比例区间的数量最多,达到了 31 家,占到了总数的 47.0%)。^[4]

这可能说明了 2005 年《省条例》的出台较好地抑制了大小股东间的异质性问题。

那么,在现在的这样一种大、小股东间的异质性条件下,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和其它相关方面受到了怎样的影响?88 家样本合作社的数据显示:(1)前 10 大股东持股率少的 44 家合作社理、监事会成员的平均持股率仅为 19%,而前 10 大股东持股率多的 44 家合作社理、监事会成员的平均持股率高达 51%,所以前者的委托——代理问题要比后者严重的多;(2)较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控制方式的是前者;(3)通过对比两者的经营利润发现,后者的经营利润是前者的 1.31 倍;(4)反映合作社对当地相关产业带动作用的农户带动数前者为 2 756 人,后者则为 2 811 人。这就说明,更加接近西方经典原则的偏于均衡持股的样本合作社至少并没有在经营利润和农户带动数这两个指标上呈现任何优势,甚至还显劣势。究其原因,可能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委托——代理问题会对合作社的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 理事会与监事会的异质性对治理结构的影响

合作社内部理事会是合作社的执行机构,负责日常工作;而监事会是合作社的监察机构,代表全体社员监督和检查理事会的工作。一般占有合作社发展所需的关键性生产要素的社员被选入理事会;而股份额度较大的人也多被选入理事会(社员认为,股份额度较大的人会因为自身利益的相关性,所以他们对合作社的经营会更加负责);另外,地位较高、有一定威望的、又具有奉献精神、并且熟悉合作社各方面状况的人往往会被选入监事会。

88 家样本合作社的前 10 大股东中监事会的持股比例仅为理事会的 36.4%;其中,前 10 大股东中的监事会的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达到了 37 家,更有 9 家的合作社监事会持股比为 0%,即使那些前 10 大股东中监事会持股比最大的 10 家合作社,也只有 1 家合作社的监事会持股比要比理事会持股比大。所以前 10 大股东中监事会与理事会存在明显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导致样本合作社的理事会更容易拥有合作社的经营权和实际控制权,即更容易获得权变控制权和剩余索取者(集中体现在样本合作社按惠顾额返还的比例分配上)。而监事会的监督

权则被相对虚置了,更有甚者在很多样本合作社出现理事会“一会独大”的局面(理事会与监事会的持股额比例差值高于20%的合作社占到了样本合作社的33%)。另外调查发现,理事会“一会独大”型的合作社在一人一票的民主控制方式的推行上要差于那些监事会持股额度较多,能相对制衡理事会的合作社。

三、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

(一) 合作社是否需要人人入股

股东与非股东社员的异质性存在,可能会产生不好的两种后果:一是面对所有者和控制者身份合一的且持股比例很大的理、监事会成员,普通社员(小股东)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地监督;二是会让普通社员(小股东)滋生偷懒行为“搭便车”。

考虑到88家样本合作社省级示范的身份,他们的内部建设比较规范,其中仍有7家存在大量的非股东社员。这就意味着浙江省所有合作社的平均非股东社员的比例要高于样本合作社。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并没有规定社员人人入股,可以预见,在全国范围内,非股东社员的比例要比浙江省高的多。这就需要我们反思合作社是否需要人人入股?这是否就意味着强制推行社员股东化的时机并没有完全成熟,或者可能并没有一定要让每个社员都成为股东的必要性?实际上,从全国范围而言,更多的社员只是将自己与合作社的关系看作是比较稳定的长期销售契约而已。现有的合作社发展情况还不足以吸引这部分非股东社员加入,或者这部分社员依靠现有的与合作社的关系已经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没有必要成为股东社员。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合作社入股的高门槛限制了部分社员成为股东,但这毕竟还是少数。所以,合作社不需要人人入股。

(二) 合作社是否需要股东社员均衡持股

合作社区别于其它企业组织的本质关键在于,合作社是一个社员民主控制的、进行自我服务的互助性经济组织,经典合作社一般通过一人一票的决策方式,将控制权掌握在多数社员手里,并通过此决定合作社其它事项。而且事实上,西方很多合作社发展的比较好的国家,合作社社员的持股比例并没

有被严格限定,但同时,在这些国家的合作社中,股本的作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而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机制他们又基本保持了下来。

而在我国,很多欠发达地区由于农民的资本有限,他们需要一些资金大户来维持合作社的正常运转,在这些合作社中,资本是一种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小股东社员愿意妥协于大股东社员。进一步而言,现阶段只要能够让社员获得比入社前更多的利益,并且能够给他们持续地获得这种利益的良好预期,那么社员就有可能容忍大股东得大利的情况,甚至能够容忍丧失投票权的局面。即处于弱势的社员认同通过牺牲一些民主权利来换取现实的经济利益。所以,没有必要要求社员均衡持股。《合作社法》里没有限制一股独大,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放任大股东社员,对大股东还是可以进行一些决策和分配上的限制的,《合作社法》里按交易额返还不得低于60%的规定就是一个明显的体现。总体而言,就是在坚持底线的基础上,更加灵活对待社员均衡持股问题。

(三) 合作社是否需要限制理、监事会异质性

是否需要限制这种异质性,很大程度上应该取决于这种异质性对合作社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上文的样本合作社中,前10大股东中理、监事会持股率差额(理事会持股额-监事会持股额)小的44家合作社的平均经营利润率(经营利润/销售收入)为11.1%,而持股率差额大的44家合作社为7.4%。所以至少在这些样本合作社中,理、监事会异质性问题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限制此类异质性问题了。实际上我们应该能意识到,在一般公司中,如果各个机构(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之间异质性过于明显,特别是如果出现经理层独大,那么委托——代理问题就会明显暴露出来,经理层很可能就会开始侵蚀董事会和公司股东的利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还是倾向于限制理、监事会之间的异质性,使合作社能够实现理、监事会的有效制衡,确保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和保持本质属性。

四、政策启示

1. 不用要求社员人人都得入股;抓住存在非股东社员的合作社中的核心成员,他们才是现阶段合

作社发展的关键。要解决好能人的激励问题,使他们能够留在合作社,领导合作社的发展。

2. 不用过分在意合作社大、小股东社员间的股份差异,但要重视合作社的控制权问题,有效发挥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机制。

3. 确保合作社理、监事会成员间的相对同质性,使合作社形成一个团结有效的领导核心,同时使理、监事会在社员大会的领导下实现有效制衡,不产生“一会独大”现象。

4. 政府部门要认识到现阶段成员异质性问题是无法彻底消除的,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合作社的成员异质性问题;但同时也要防止成员的过度异质性,以符合合作社的本质属性。

参考文献:

- [1] 彼特·布劳. 不平等和异质性[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 [2] 徐长福. 论人性的逻辑异质性[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5):80-87.
- [3] 张荣翼. 现代性、对话性、异质性——中国当代文论的内在关键词[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0(5):90-101.
- [4] 徐旭初.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 [5] HENRY HANSMANN. 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M]. MA: The Belknap Press,1996.
- [6] 杨瑞龙、杨其静. 专用性、专有性与企业制度[J]. 经济研究,2001(3):3-11.

The Member Heterogeneity Influence on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Farmer Cooperatives

—Based on Analysis to 88 Farmer Cooperatives in Zhejiang Province

SHAO Ke,XU Xu-chu

(Academy for China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9, China)

Abstract: The member heterogeneity of farmer cooperatives means different attributes of member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unlike traditional cooperativ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of member heterogeneity is the diversity of the members' appeal of interests; the member heterogeneity, which is measured as the amounts of the share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ooperatives'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 data of 88 farmer cooperativ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e related discussion show: The member heterogeneity can't completely eliminate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re's no necessity for every member to become a shareholder; Do not expect the members to keep the balanced shares, but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democracy mechanism of one-member-one-vote; Ensure the homogeneity between the council and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and make the check and balance of council and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effectively.

Key words: farmer cooperatives; member heterogeneity; governance structure; Zhejiang province